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七回 “花和尚”倒拔垂楊柳 “豹子頭”誤入“白虎堂”

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個潑發破落戶中間，有兩個為頭的，一個叫做“過街老鼠”張三，一個叫做“青草蛇”李四。這兩個為頭接將來，智深也卻好去糞窖邊，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，只立在窖邊，齊道：“俺特來與和尚作慶。”智深道：“你們既是鄰舍街坊，都來廟宇裏坐地。”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，不肯起來，只指望和尚來扶他，便要動手。智深見了，心裏早疑忌道：“這夥人不三不四，又不肯近前來，莫不要擲灑家？那廝卻是倒來捋虎鬚！俺且走向前去，教那廝看灑家手腳。”智深大踏步近眾人面前來。那張三李四便道：“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。”口裏說，便向前去，一個來搶左腳，一個來搶右腳。智深不等他占身，右腳早起，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；張三恰待走，智深左腳早起，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。後頭那二三十個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，都待要走。智深喝道：“一個走的，一個下去；兩個走的，兩個下去。”眾潑皮都不敢動彈。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。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，兩個一身臭屎，頭髮上蛆蟲盤滿，立在糞窖裏叫道：“師父饒恕我們。”智深喝道：“你那眾潑皮，快扶那鳥上來，我便饒你眾人。”眾人打一救，攙到葫蘆架邊，臭穢不可近前。智深呵呵大笑道：“兀那蠢物，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，和你眾人說話。”

兩個潑皮洗了一回，眾人脫件衣服，與他兩個穿了。智深叫道：“都來廟宇裏坐地說話。”智深先居中坐了，指著眾人道：“你那夥鳥人，休要瞞灑家；你等都是甚麼鳥人？來這裏戲弄灑家！”那張三李四並眾火伴一齊跪下，說道：“小人祖居在這裏，都只靠賭博討錢為生。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，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，要奈何我們不得。師父卻是那裏來的長老，恁的了得！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，今日我等願情伏侍。”智深道：“灑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，只為殺的人多，因此情願出家，五臺山來到這裏。灑家俗姓魯，法名智深。休說你這三二十個人直甚麼，便是千軍萬馬隊中，俺敢直殺的去出來。”眾潑皮喏喏連聲，拜謝了去。智深自來廟宇裏房內，收拾整頓歇臥。次日，眾潑皮商量湊些錢物，買了十瓶酒，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。都在廟宇安排了，請魯智深居中坐了，兩邊一帶，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。智深道：“甚麼道理叫你眾人壞鈔？”眾人道：“我們有福，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眾人做主。”智深大喜。喫到半酣裏，也有唱的，也有說的，也有拍手的，也有笑的。正在那裏喧闐，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。眾人有叩齒的，齊道：“赤口上天，白舌入地。”智深道：“你們做甚麼鳥亂？”眾人道：“老鴉叫，怕有口舌。”智深道：“那裏取這話？”那地地道道人笑道：“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，每日只聒到晚。”眾人道：“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。”有幾個道：“我們便去。”智深也乘著酒興，都到外面看時，果然綠楊樹上一個老鴉巢。眾人道：“把梯子上去拆了，也得耳根清淨。”李四便道：“我與你盤上去，不要梯子。”智深相了一相，走到樹前，把直裰脫了，用右手向下，把身倒繳著，卻把左手拔住上截，把腰只一趁，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。眾潑皮見了，一齊拜倒在地，只叫：“師父非是凡人，正是真羅漢身體，無千萬斤氣力，如何拔得起？”智深道：“打甚鳥緊？明日都看灑家演武，使器械。”眾潑皮當晚各自散了。

從明日為始，這三二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，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，看他演武使拳。過了數日，智深尋思道：“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，灑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。”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，沽了兩三擔酒，殺翻一口豬，一腔羊。那時正是三月盡，天氣正熱。智深道：“天色熱。”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席，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。大碗斟酒，大塊切肉，叫眾人喫得飽了，再取果子喫，酒又喫得正濃。眾潑皮道：“這幾日見師父演力，不曾見師父使器械，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。”智深道：“說的是。”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，頭尾長五尺，重六十二斤。眾人看了，盡皆喫驚，都道：“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，怎使得動？”智深接過來，颼颼的便動，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。眾人看了，一齊喝采。

智深正使得活泛，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，喝采道：“端的使得好。”智深聽得，收住了手，看時，只見牆缺邊立著一個官人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，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鬚環。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，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。穿一對磕頭朝樣皂靴，手中執一把折疊紙西川扇子。

那官人生的豹頭，環眼，燕頤，虎鬚，八尺長短身材，三十四五年紀。口裏道：“這個師父，端的非凡，使的好器械！”眾潑皮道：“這位教師喝采，必然是好。”智深問道：“那軍官是誰？”眾人道：“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，名喚林冲。”智深道：“何不請來廝教。”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，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，一同坐地。林教頭便問道：“師兄何處人氏？法諱喚做甚麼？”智深道：“灑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。只為殺的人多，情願為僧，年幼時也曾到東京，認得令尊林提轄。”林冲大喜，就當結義智深為兄。智深道：“教頭今日緣何到此？”林冲答道：“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。林冲聽得使棒，看得入眼，著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，林冲就只此間相等，不想得遇師兄。”智深道：“灑家初到這裏，正沒相識，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；如今又得教頭不棄，結為弟兄，十分好了。”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。恰纔飲得三杯，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，紅了臉，在牆缺邊叫道：“官人休要坐地！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。”林冲連忙問道：“在那裏？”錦兒道：“正在五嶽樓下來，撞見個奸詐不及的，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。”林冲慌忙道：“卻再來望師兄，休怪，休怪。”

林冲別了智深，急跳過牆缺，和錦兒徑奔嶽廟裏來，搶到五嶽樓看時，見了數個人，拏著彈弓、吹筒、粘竿，都立在欄干邊；胡梯上一個年小的後生，獨自背立著，把林冲的娘子攔著道：“你且上樓去，和你說話。”林冲娘子紅了臉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？”林冲趕到跟前，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，喝道：“調戲良人妻子，當得何罪？”恰待下拳打時，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。原來高俅新發跡，不曾有親兒，無人幫助，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。本是叔伯弟兄，卻與他做乾兒子。因此，高太尉愛惜他。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強，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。京師人懼怕他權勢，誰敢與他爭口，叫他做“花花太歲”。有詩為證：

臉前花現醜難親，心裏花開愛婦人。

撞著年庚不順利，方知太歲是凶神。

當時林冲扳將過來，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，先自手軟了。高衙內說道：“林冲，干你甚事！你來多管！”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；若還曉的時，也沒這場事。見林冲不動手，他發這話。眾多閒漢見鬧，一齊攔來勸道：“教頭休怪，衙內不認得，多有衝撞。”林冲怒氣未消，一雙眼睜著瞅那高衙內。眾閒漢勸了林冲，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。

林冲將引妻小並使女錦兒，也轉出廊下來。只見智深提著鐵禪杖，引著那二三十個破落戶，大踏步搶入廟來。林冲見了，叫道：“師兄那裏去？”智深道：“我來幫你廝打。”林冲道：“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，不認得荆婦，時間無禮。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廝一頓，太尉面上須不好看。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林冲不合喫著他的請受，權且讓他這一次。”智深道：“你卻怕他本官太尉，灑家怕他甚鳥？俺若撞見那撮鳥時，且教他喫灑家三百禪杖了去。”林冲見智深醉了，便道：“師兄說得是。林冲一時被眾人勸了，權且饒他。”智深道：“但有事時，便來喚灑家與你去。”眾潑皮見智深醉了，扶著道：“師父，俺們且去，明日再得相會。”智深提著禪杖道：“阿嫂休怪，莫要笑話。阿哥，明日再會。”智深相別，自和潑皮去了。林冲領了娘子並錦兒，取路回家，心中只是鬱鬱不樂。

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，自見了林冲娘子，又被他衝散了，心中好生著迷，怏怏不樂，回到府中納悶。過了三兩日，眾多閒漢都來伺候，見衙內心焦，沒撩沒亂，眾人散了。數內有一個幫閒的，喚作乾鳥頭富安，理會得高衙內意思，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。見衙內在書房中閑坐，那富安走近前去道：“衙內近日面色清減，心中少樂，必然有件不悅之事。”高衙內道：“你如何省

得？”富安道：“小子一猜便著。”衙內道：“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。”富安道：“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，這猜如何？”衙內笑道：“你猜得是，只沒個道理得他。”富安道：“有何難哉？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，不敢欺他；這個無傷。他見在帳下聽使喚，大請大受，怎敢惡了太尉？輕則便刺配了他，重則害了他性命。小閒尋思有一計，使衙內能夠得他。”高衙內聽得，便道：“自見了許多好女娘，不知怎的只愛他，心中著迷，鬱鬱不樂。你有甚見識，能勾他時，我自重重的賞你。”富安道：“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，他和林冲最好，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，擺下些酒食，卻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，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。小閒便去他家，對林冲娘子說道：‘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，一時重氣，悶倒在樓上，叫娘子快去看哩！’賺得他來到樓上。婦人家水性，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，再著些甜話兒調和他，不由他不肯。小閒這一計如何？”高衙內喝采道：“好計！就今晚著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。”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。次日，商量了計策，陸虞候一時聽允，也沒奈何；只要小衙內歡喜，卻顧不得朋友交情。

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，懶上街去。已牌時，聽得門首有人叫道：“教頭在家麼？”林冲出來看時，卻是陸虞候，慌忙道：“陸兄何來？”陸謙道：“特來探望兄，何故連日街前不見？”林冲道：“心裏悶，不曾出去。”陸謙道：“我同兄長去喫三盃解悶。”林冲道：“少坐拜茶。”兩個喫了茶起身。陸虞候道：“阿嫂，我同兄長到家去喫三盃。”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：“大哥，少飲早歸。”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，街上閒走了一回。陸虞候道：“兄長，我們休家去，只就樊樓內喫兩盃。”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，佔個閣兒，喚酒保分付，叫取兩瓶上色好酒，希奇果子按酒。兩個敘說閒話，林冲歎了一口氣，陸虞候道：“兄長何故歎氣？”林冲道：“賢弟不知……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，受這般腌臢的氣！”陸虞候道：“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，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？太尉又看承得好，卻受誰的氣？”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。陸虞候道：“衙內必不認得嫂。兄長休氣，只顧飲酒。”林冲喫了八九杯酒，因要小遣，起身道：“我去淨手了來。”

林冲下得樓來，出酒店門，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，回身轉出巷口，只見女使錦兒叫道：“官人尋得我苦，卻在這裏！”林冲慌忙問道：“做甚麼？”錦兒道：“官人和陸虞候出來，沒半個時辰，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，對娘子說道：‘我是陸虞候家鄰舍。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，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，便撞倒了，叫娘子且快來看視。’娘子聽得，連忙央問壁王婆看了家，和我跟那漢子去，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。上至樓上，只見桌子上擺著些酒食，不見官人。恰待下樓，只見前日在獄廟裏囉唱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：‘娘子少坐，你丈夫來也。’錦兒慌慌下得樓時，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；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，不見，正撞著賣藥的張先生道：‘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人去喫酒。’因此特奔到這裏。官人快去。”林冲見說，喫了一驚，也不顧女使錦兒，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，搶到胡梯上，卻關著樓門，只聽得娘子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裏？”又聽得高衙內道：“娘子，可憐見救俺。便是鐵石人，也告的回轉。”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：“大嫂開門。”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，只顧來開門。高衙內喫了一驚，挖開了樓窗，跳牆走了。林冲上的樓上，尋不見高衙內，問娘子道：“不曾被這廝點污了？”娘子道：“不曾。”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。將娘子下樓，出得門外看時，鄰舍兩邊都閉了門。女使錦兒接著，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。林冲擎了一把解腕尖刀，逕奔到樊樓前，去尋陸虞候，也不見了。卻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，不見回家，林冲自歸。娘子勸道：“我又不曾被騙了，你休得胡做。”林冲道：“兀耐這陸謙畜生！我和你如兄若弟，你也來騙我！只怕不撞見高衙內，也照管著他頭面。”娘子苦勸，那裏肯放他出門。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，亦不敢回家。林冲一連等了三日，並不見面。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，誰敢問他。

第四日飯時候，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，問道：“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？”林冲答道：“小弟少冗，不曾探得師兄。既蒙到我寒家，本當草酌三盃，爭奈一時不能周備。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間翫一遭，市沽兩盞如何？”智深道：“最好。”兩個同上街來，喫了一日酒，又約明日相會。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，把這件事都放慢了。正是：

丈夫心事有親朋，談笑酣歌散鬱蒸。

只有女人愁悶處，深閨無語病難興。

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，跳牆脫走，不敢對太尉說知，因此在府中臥病，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裏望衙內，見他容顏不好，精神憔悴，陸謙道：“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？”衙內道：“實不瞞你們說：我為林冲老婆，兩次不能夠得他，又喫他那一驚，這病越添得重了。眼見的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。”二人道：“衙內且寬心，只在小人兩個身上，好歹要共那婦人完聚，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。”正說間，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。只見：

不癢不痛，渾身上或寒或熱；沒撩沒亂，滿腹中又飽又饑。白晝忘殮，黃昏廢寢。對爺娘怎訴心中恨，見相識難遮臉上羞。

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，兩個商量道：“只除恁的。”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，兩個邀老都管僻靜處說道：“若要衙內病好，只除教太尉得知，害了林冲性命，方能夠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，這病便得好。若不如此，已定送了衙內性命。”老都管道：“這個容易。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。”兩個道：“我們已有了計，只等你回話。”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：“衙內不害別的證，卻害林冲的老婆。”高俅道：“幾時見了他的渾家？”都管稟道：“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獄廟裏見來，今經一月有餘。”又把陸虞候設的計，備細說了。高俅道：“如此——因為他渾家，怎地害他？——我尋思起來，若為惜林冲一個人時，須送了我孩兒性命。卻怎生是好？”都管道：“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。”高俅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教喚二人來商議。”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人到堂裏，唱了喏。高俅問道：“我這小衙內的事，你兩個有甚計較？救得我孩兒好了時，我自抬舉你二人。”陸虞候向前稟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只除如此如此使得。”高俅見說了，喝采道：“好計！你兩個明日便與我行。”不在話下。

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，把這件事不記心了。那一日，兩個同行到闕武坊巷口，見一條大漢，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，穿一領舊戰袍，手裏拿著一口寶刀，插著個草標兒，立在街上，口裏自言自語說道：“不遇識者，屈沉了我這口寶刀。”林冲也不理會，只顧和智深說著話走。那漢又跟在背後道：“好口寶刀，可惜不遇識者！”林冲只顧和智深走著，說得入港。那漢又在背後說道：“偌大一箇東京，沒一個識得軍器的。”林冲聽的說，回過頭來，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，明晃晃的奪人眼目。林冲合當有事，猛可地道：“將來看。”那漢遞將過來，林冲接在手內，同智深看了。但見：

清光奪目，冷氣侵人；遠看如玉沼春冰，近看似瓊臺瑞雪。花紋密布，如豐城獄內飛來；紫氣橫空，似楚昭夢中收得。太阿巨闕應難比，莫邪干將亦等閒。

當時林冲看了，喫了一驚，失口道：“好刀！你要賣幾錢？”那漢道：“索價三千貫，實價二千貫。”林冲道：“值是值二千貫，只沒個識主。你若一千貫肯時，我買你的。”那漢道：“我急要些錢使，你若端得要時，饒你五百貫，實要一千五百貫。”林冲道：“只是一千貫，我便買了。”那漢嘆口氣道：“金子做生鐵賣了！罷，罷，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。”林冲道：“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。”回身卻與智深道：“師兄，且在茶房裏少待，小弟便來。”智深道：“灑家且回去，明日再相見。”

林冲別了智深，自引了賣刀的那漢，到家去取錢與他，就問那漢道：“你這口刀那裏得來？”那漢道：“小人祖上留下。因為家道消乏，沒奈何，將出來賣了。”林冲道：“你祖上是誰？”那漢道：“若說時，辱沒殺人！”林冲再也不問。那漢得了銀兩，自去了。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，喝采道：“端的好把刀！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，胡亂不肯教人看。我幾番借看，也不肯將出來。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，慢慢和他比試。”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，夜間掛在壁上。未等天明，又去看那刀。

次日已牌時分，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：“林教頭，太尉鈞旨道：你買一口好刀，就叫你將去比看，太尉在府裏專等。”林冲聽得說道：“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。”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，擎了那口刀，隨這兩個承局來。林冲道：“我在府中不認的你。”兩個人說道：“小人新近參隨。”卻早來到府前，進得到廳前。林冲立住了腳，兩個又道：“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。”轉入屏風至後堂，又不見太尉。林冲又住了腳，兩個又道：“太尉直在裏面等你，叫引教頭進來。”又過了兩三重門，到一個去處，一周遭都是綠欄杆。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，說道：“教頭，你只在此少待，等我入去稟太尉。”林冲擎著刀，立在檐前，兩個人自入去了，一

盞茶時，不見出來。林冲心疑，探頭入簾看時，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，寫道：“白虎節堂”。林冲猛省道：“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，如何敢無故輒入？”急待回身，只聽的靴履響腳步鳴，一個人從外面入來。林冲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本管高太尉。林冲見了，執刀向前聲喏。太尉喝道：“林冲，你又無呼喚，安敢輒入白虎節堂？你知法度否？你手裏拿著刀，莫非來刺殺下官？有人對我說，你兩三日前，拿刀在府前伺候，必有歹心。”林冲躬身稟道：“恩相，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，將刀來比看。”太尉喝道：“承局在那裏？”林冲道：“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。”太尉道：“胡說！甚麼承局，敢進我府堂裏去！左右與我拿下這廝！”說猶未了，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，把林冲橫推倒拽，恰似阜雕追紫燕，渾如猛虎啖羊羔。高太尉大怒道：“你既是禁軍教頭，法度也還不知道。因何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，欲殺本官？”叫左右把林冲推下，不知性命如何。不因此等，有分教，大鬧中原，縱橫海內。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，漁父舟中插認旗。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